

已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世界裁军会议将有可能试一试把裁军时间表跟实现国际发展战略的目标同步起来。第一个裁军十年和第二个发展十年在时间上安排得两相吻合这个事实，将提供一个试验场所，使各国政府有机会表明：他们是能够为裁军开创出一条新的途径呢，还是向后倒退，重蹈过去一无所成的覆辙。

111.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深受迟疑不决之

苦。在探求全面彻底裁军的过程中，我们已濒于失掉方向和冲劲的危险地步。如果我们失掉了这个方向的话，那真是不折不扣地要迷路了。世界裁军会议可以成为一个路标，给我们指示出我们所忽视不起的新方向和新前程。

下午五时散会。

## 第一九九〇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五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亚当·马利克先生(印度尼西亚)

### 议程项目 8

#### 通过议程(续)\*

#### 总务委员会的第四次报告 (A/8500/Add.3)

1. 鲁安巴先生(上沃尔特)：由于我不能控制的情况，我作为非洲小组十一月份的主席，没有能向总务委员会提出三十六个非洲国家代表要求在第二十六届会议议程中增列一个新项目的请求[A/8494和Add.1]：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问题，特别是关于安理会在一个非洲国家首都开会的问题。然而我们都熟悉的我的赞比亚同事，还有其他非洲朋友，已经把这件事做了，而且做得比我自己所能做的还强得多，我要当众向他们表示感谢。

2. 我也愿向总务委员会接受我们的请求时所表现的勤劳和谅解，表示非洲小组的由衷的感谢。

3. 代表们都知道，这个请求是为了审议当前非洲的严重形势，以便找到执行安理会和大会的种种非殖民化决议的其他措施，也是为了在葡萄牙和南非当局——姑且只举出他们这两个国家——坚决拒绝执行

这些紧急决议的情况下，对非洲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展开斗争。

4. 九月二十四日，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先生在这同一讲台上谈到非洲问题时说：“已经不再是值得对它的各方面加以描述、或需要对它的紧急性加以强调的新闻了”〔第一九三八次会议，第5段〕。他随后又说：“非洲乃至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是复杂而冷酷的，因此必须密切地加以注意，才能辨清总在不断变化着的事实”〔同上，第9段〕。

5. 我们认为这种不断思考的需要是很基本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把这个问题列入本届会议的议程。我们注意到这样做会增添代表们的麻烦，所以要事先谢谢他们的包涵。

6. 吴丹秘书长对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sup>①</sup>说过这样的话：

“七年前，我在大会第一届会议的讲话里说过，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通过是‘对于联合国的受到欢迎的支持’。使我深感欣慰的是，从那时候起，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和非洲统一组织之间有了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已经成为近年来国际合作中的重要特色之一，而这个非洲国家区域性组

\* 续自第一九八〇次会议。

<sup>①</sup> 第八届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举行。

织之能够进行有效的活动则被认为是对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大有帮助的事。”

他随后又说：

“在这个场合，以及考虑到一九七一年是打击种族主义及种族歧视国际行动年，我要再度向各国——特别是各大国以及南非和葡萄牙的主要贸易伙伴——发出诚挚的呼吁，请他们紧急考虑采取有效办法防止南部非洲沦入不可挽救的灾难。我还要再度冒昧地向南非和葡萄牙政府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呼吁，希望他们重新考虑他们的态度，并采取能够导致达成和平解决的办法的步骤，使得南部非洲人民能够在非洲和全世界的进步中起到他们应起的作用。要达成这样的解决办法就需要他们具有勇气、政治家风度以及对未来的开明眼光。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对于他们在实行这个新方针时可能遇到的困难一定会表示体谅并提供一切适当的帮助。”

7. 正因为我们和秘书长深具同感，特别是由于考虑到近来非洲形势又有了新的恶化的迹象，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关于增列新议程项目的请求虽然提得迟了些，但提得很对。目前，我们不拟再谈请求书后面所附的解释性备忘录了，因为它本身已经够清楚的了。

8. 我想补充的只是，非洲小组认为，对我们提出的新议程项目的标题不应作狭义的解释。我们当然要强调目前急需安理会在某一个非洲国家的首都召开会议，专门讨论非洲的非殖民化、反对种族隔离以及种族歧视等问题。可是，我们的目标也是长期的。我们认为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间的合作不必只限于棘手的问题。秘书长的报告〔A/8386〕欢迎我们就两个组织共同关心的问题加强合作。我们对此感到满意，但我们也想到一些专门机构和其他的团体，例如国际原子能机构，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们也要呼吁还没有和我们进行合作的专门机构能遵照大会的有关决议，和非洲统一组织的秘书长进行接触，以草拟与签署各项合作协定。

9. 这种合作已经变得更加迫切了，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的大会决议能否执行。这些决议的内容是，这些专门机构在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下，能够而且应当在各自的领域内给予解放运动以支援，使那些解放运动以及难民和其他殖民统治与种族压迫的受害者能够将他们恢复独立与自由的合法斗争进行到底。

10.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在非洲经济委员会和非洲统一组织之间存在着很圆满的关系。在一九六九年二月于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第九届会议和一九七一年二月于突尼斯召开的第十届会议提出了改革之后，这种关系有了新的转变。这些长期目标并不是新的，但我想现在提一提也许有用。

11. 最后，我要重复一下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乌尔德·达达赫总统说过的一些话：

“我们认为，指出和抨击国际制度的错处以便增进它的作用是需要勇气的。尽管存在着种种偏见和集体的伪善，我们非洲人还是决心拿出这种勇气来。对于某些人在‘得体和外交礼仪’的幌子下强加给本组织工作方法的这些偏见和伪善，我们是决不睬而且加以反对的。”〔第一九三八次会议，第16段。〕

12. 我所代表的非洲小组当然希望我们提出的主张能够受到安理会和在座各位中愿意和我们共同研究非洲前途并及时寻求解救方法的基础的人的注意和支持。

13. 奥文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代表团仔细研究了三十六个非洲国家提出的、在议程中增列一项“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间的合作：安全理事会在非洲某一国家首都举行会议的问题”的提案。

14. 苏联代表团注意到，这个许多非洲国家提出的提案，是符合本年六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国家及政府首脑会议第八届例会通过的决议的。该决议极力主张安理会应在非洲召开特别会议，就安理会及大会通过的关于非洲的非殖民化和反对种族隔离及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决议的执行问题考虑采取步骤。苏联代表团支持这三十六个国家的提

案，并且愿意指出，当本届大会着手处理这一实质问题时，苏联代表团将考虑非洲国家对于大会应该建议安理会召开这种会议的意见。同时，苏联代表团要指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八条第三项，在联合国总部以外的地方召开安理会会议的决定应由安理会作出。

15. **主席**：总务委员会在第四次报告中建议在本届会议议程中增列一项“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间的合作：安全理事会在非洲某一国家首都举行会议的问题”。总务委员会进一步建议，本项目应在全体会议中审议。我是否可以认定大会通过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呢？

会议决定如上。

## 议程项目 97

### 世界裁军会议(续)

16. **瓦尔德海姆先生(奥地利)**：从联合国创始开始，军备竞赛的防止、控制和取消一向是本组织的主要目标。实际上，早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大会通过的第一项决议就是关于裁军问题的。从那时起，联合国议程上有关裁军项目的讨论即已成为联合国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成了世界各国的中心急务。

17. 裁军问题的重要性——和人类本身的生存同等重要——是全世界都了解的。这是因为存在着人类遭到大规模毁灭的危险。这种了解最清楚地反映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一致通过的决议〔第 1378 (XIV)号决议〕之中。决议肯定，全面彻底裁军是世界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它表示希望在最短期间内能够拟出并通过导致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进行全面裁军的措施。

18. 该决议通过以来十二年间，已经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协定，把军备竞赛排除出环境的若干部分和地球表面的广大地区，或限制了它的规模。军备控制的这些附带措施包括南极条约、<sup>②</sup> 有关禁止核试验的

莫斯科条约、<sup>③</sup>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sup>④</sup> 外层空间条约、<sup>⑤</sup>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 2373 (XXII)号决议，附件〕、海床条约<sup>⑥</sup> 以及现正提交大会审议的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草案〔A/8457，附件A〕。

19. 无论这些附带措施如何重要而有意义，它们使得我们难忘的是：我们几乎一点也没有接近我们致力以求的终极目标。正好相反，日益严重的、继续不断的军备竞赛的明显事实逼着我们为了实现保全人类免于悲惨的致命灾难的决心而另寻新的途径。

20. 鉴于上述这一发展，奥地利外长在一般性辩论〔第一九四六次会议〕时支持了苏联政府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倡议〔A/8491〕。当时他说：奥地利一向支持，并且将继续支持所有旨在促成真正裁军和军备控制的措施和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与特别加强了这一个问题讨论。当大会在十月二十五日作出历史性的决定〔第 2758 (XXVI)号决议〕时，它显然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裁军谈判的重要性。这个决定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作出的：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充分参加联合国的活动，我们就不可能期望能够就本组织所面临的、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个本组织的基本目标有关的许多问题取得重大进展。显然，除非所有核国家都参加裁军谈判，否则就不可能采取影响深远的核裁军或常规裁军的措施。我愿意再次表达我们在会堂中看到中国代表的快慰之情，而且，我确信将会作出必要的调整以确保中国也能参与其他的裁军工作。现在，我也要借这个机会来强调法国参加裁军谈判的重要性。

21. 在处理召开世界裁军会议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两个因素：第一，特别促成提出这个倡议

<sup>③</sup>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四百八十卷(一九六三年)，第 6964号)。

<sup>④</sup>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六百三十四卷(一九六八年)，第 9068号。

<sup>⑤</sup> 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第 2222 (XXI)号决议，附件)。

<sup>⑥</sup> 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第 2660 (XXV)号决议，附件)。

<sup>②</sup>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四百零二卷(一九六一年)，第 5778号。

的各国军备的现状；第二，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想法曾在联合国内外进行过讨论这一事实。

22. 早在大会第六届会议时就讨论过建议召开世界会议来审议大量裁减军队和军备以及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禁止原子武器并为禁止原子武器建立国际监督的提案。而且，有几个早期的全面裁军计划中已经列有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规定。我们也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就召开世界裁军会议提出过若干建议。

23. 关于在联合国范围内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问题，最切题的讨论在一九六五年就已经开始了。那时裁军委员会审议了一项决议草案，这个草案确认了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想法，并建议大会第二十届会议对此项建议进行紧急审议。<sup>①</sup>召开会议的想法是在一九六四年在开罗举行的第二次不结盟国家的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上提出的，会议提议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并强调了所有国家都参加会议的可取性。因为包括所有主要军事大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参加会议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时有人主张会议不应该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

24. 与此同时，我们在联合国的工作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与。正如奥地利外长在一般性辩论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也能让分裂的国家成为这个世界组织的会员国，那时，这个组织就能真正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了。

25. 为了能正确评价苏联政府的主动精神，我们应该再次设法弄清各国军备的现状以及这个问题的范围和细节。秘书长根据上届大会的决议〔第 2667 (XXV) 号决议〕并在知名的国际事务专家协助之下提出了一个关于军备竞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以及对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极端有害的影响的报告〔A/8469 和 Add.1〕。虽然报告是属于第一委员会审议的题目，现在来提一下似乎也是适当的，因为它强调了核军备及常规军备竞赛的巨大危险，说明了沉重的军费负担的范围与细节，迫使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必需采取有效步骤来停止这种不祥的发展。我们和秘书长一样都

希望这个报告能使各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同意，他们必须开始重新安排他们的国内、国际事务的先后次序，并集中资源和力量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艰巨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这一值得广为流传的报告也有助于我们集中注意于这一拟议中的会议的任务。它使人们对于当前摆在人类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有了更好的了解，使我们了解到如果我们以必要的决心与毅力在裁军方面继续努力我们将能得到什么好处。

26. 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从当前对裁军的努力和进行这种努力的机构来看，世界裁军会议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职能和任务。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应当分清有关裁军问题的各种不同的议事机构。

27. 现在我想到的第一个议事机构是裁军委员会会议。我们相信它将改组，以便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参加。鉴于此一发展，我希望法国也能加入裁军委员会。

28. 另一个重要的议事机构是由美国和苏联轮流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的双边会谈。虽然有人表示即使是关于双边的自制性措施也应进行多边谈判与作出多边保证，我们还是认为这种会谈是很有价值的。秘书长说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要且最具决定性的裁军谈判。

29. 此外，大会第一委员会每年都广泛地处理裁军问题。

30. 最后，裁军工作的进行是以区域为基础的。我无须说明在这种区域机构里研究出来的种种措施。

31. 大家都知道，这些机构无法就我们面临的裁军问题找到最后的解决办法。可是，这些机构已经证明是有用的。过去他们的工作是有建设性的，将来对我们在裁军方面的共同努力也大有作出进一步贡献的希望。因此，世界裁军会议应该是综合性的，以便为其他那些机构的工作提供广泛的基础。同时，世界裁军会议应避免干扰其他规模较小的议事机构已经开始的进程。只有这样，它才能达到增强各国政府停止并改变军备竞赛的决心的目标。

32. 说到这里，我要表示我相信军备竞赛和动乱以及国家之间的猜疑是有关系的。所以，任何能够缓

<sup>①</sup>《裁军委员会正式记录，一九六五年一月至十二月补编》，文件 DC/224。

和局势、消除猜疑的倡议都是我们裁军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拟议中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就是缓和紧张局势的一种措施,它将对采取裁军措施发生好的影响。

33. 我国代表团认为,对于世界裁军会议准备工作的重要性应该给予应有的注意。为了取得具体、长久的效果,任何一次这样的会议都应该由各国政府仔细协商、周密筹备。当前有待解决的许多问题中,有关于议程的商定、根据国际局势确定恰当的开会时间、由所有军事大国特别是核国家参加会议等问题。

34. 我国政府准备参加这种协商,它保证为了能就召开世界裁军会议这个问题达成协议而进行充分合作。

35. 海恩沃斯先生(联合王国):今年进行了许多次裁军问题的讨论,有不少裁军方面的意见和提案,也产生了某些成果。花点时间来回顾一下在这方面所做过的主要工作是值得的。

36. 头一件是:联合国有它自己的大会第一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使联合国所有会员国能够有机会对本年所有裁军议程项目进行讨论。我认为前景很好,而且我希望第一委员会至少能决定批准一个具体结果。

37. 这个结果来自裁军委员会会议。这个会议根据英国一九六八年的倡议,在向大会递交的会议报告里附送了一份有关生物武器和毒素的公约草案。大家都希望这份公约草案能早日得到大会的推荐并开放任凭签字。

38. 裁军委员会会议也在化学武器和全面禁试方面做了必要的基本工作。这个工作是建立在过去的坚实的成就的基础上的,这种成就主要包括莫斯科部分禁试条约和不扩散条约。

39. 海床军备管制条约也已于本年二月十一日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开放任凭签字。我希望这个条约将很快生效。

40. 美国和苏联继续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世界各国都怀着希望,注视会谈的进展。美苏当局于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日宣布,他们就继续谈判的范围取得了一致意见,其主要特点是在今年集中于制订一项

限制部署反弹道导弹的协定。他们还同意,在签订限制反弹道导弹协定的同时,他们还将就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达成协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第一批正式成果——改善苏美“热线”的协定和减少偶发性核战争危险的措施的协定——九月三十日在华盛顿签署了。这个进展令人鼓舞;如果取得进一步的积极成果,那就一定会对我们整个军备控制和裁军工作产生激励作用。

41. 区域性的措施是裁军谈判的另一个有成就的领域。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继续在开辟道路,并且使世界上其他地区得到鼓舞,使它们相信这个办法是可以产生积极的、实际的成果的。

42. 今年在欧洲地区也有了令人鼓舞的发展。在裁军方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呼吁就相互、均衡地裁减军队进行认真的会谈,已经得到苏联政府的响应,而这个反应又鼓舞了北约各国政府,它们委派它们组织的前任秘书长布罗西奥先生对这个前景作进一步的探索。

43. 最近,对于扩大国际裁军会谈和谈判参加面的前景又引起了关注,人们希望对已经签署的条约也能为是这样。我们热诚地欢迎这个前景。

44. 如果过去的条约显得进展迟缓,商谈费力,请不要忘了它们是条约,它们的确限制了军备的扩充,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们确实处理了那些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核武器及其他武器。没有人否认还有许多事要做。但要是说我们在过去十年间在限制军备及裁军方面的成就大于过去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那也并不算夸张。现在有了受到广泛支持的关于生物武器的草约,才开始出现了销毁一部分这种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武器的希望。虽然并不是所有军事大国都参加了谈判和签约,但至少有好些最重要的国家都参加了。我们诚挚地希望很快就会找出使一切国家都能满意的方式,使它们都能分享过去的成就并分担未来的工作。

45. 今年年初,有人建议五个有核武器的国家举行一次会议。英国首相希思先生说得很清楚,如果召开五个核国家的会议,联合王国愿意参加。英国认为:只要无核国家的利益得到应有的照顾,所有核国

家协同一致的努力将大大地促进这方面的进展。可是，要是那样的话，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召开这种会议的条件还不具备。但我们继续遵守我们愿意参加的诺言，如果有朝一日人们认为召开这么一个会议总的说来是可以接受的话。

46. 在召开五个核国家会议这一建议提出的时候，英国政府强调——它对于以前提出的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一向都是这么强调的——必须把这种提案和有关这个会议的议程和组成等问题的提案和在别处进行的谈判配合起来。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这也是苏联政府一贯的看法。从我上面说的一番话中可以看出，英国政府很重视目前所有裁军议事机构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工作，并且相信存在着取得更进一步的积极成果的前景。

47. 现在来谈谈关于世界裁军会议的具体提案。我要说：虽然在过大的范围内处理裁军问题可能有它的不利之处，英国政府还是愿意很慎重地考虑这个提案，并且愿意参加任何可能大大加速采取有效的裁军措施的谈判。裁军问题事关重大，我们准备在任何受到普遍支持的议事场合讨论这个问题。

48. 我们所不愿支持的是任何取消现有的、卓有成效的议事机构的意见。我们不希望召开辩论社那样的会议，各代表团在会上彼此向对方说教，互相指责。我们认为世界裁军会议没有必要开成这个样子。世界裁军会议是可能起积极作用的，但我们同样也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过于庞大的机构不便于进行条约和协定的谈判。我们相信赞成这种会议的人会认识到这一点。当然，我们不应该寄以奢望。

49. 裁军问题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它触动我们最敏感的要害之处，因为它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为了国际安全必须裁军，但不应该因此造成局势的不稳定或导致不平衡，以致实际上可能增加战争的可能性。

50. 世界裁军会议可能扮演有用的角色。比如，它可能有助于促使各国签署我们作为联合国集体地予以推荐的、但作为个别国家还不全都觉得可以同意的那些条约。它也可能成为使主要军事大国真正参与裁军谈判的催化剂。过去的经验表明，某些可贵的进展

可以不需这些大国全都参与而仍能达成，但他们的缺席显然限制了全面彻底裁军谈判的速度与范围，我们对之只能感到遗憾。

51. 对于我们这个提案的细节，在这个早期阶段我个人的看法是世界裁军会议最好是在联合国范围内召开。象人类的裁军目标这么重要的议题怎么能由不在联合国的管辖和影响范围之内内的会议来进行审理，这是难于理解的，因为联合国的创设毕竟是为了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等目的的。那样做会使人们对联合国产生很坏的印象。由联合国来建议说别的机构较能胜任是不合适的。这个大会就是必须就究竟应否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作出决定的机构。单凭这个提案是向大会提出的这个事实就足以确认这个论点。因此联合国应该据此负起组织会议的责任，而联合国秘书处实际上必须作出安排，提供服务。

52. 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有关的重要方面，这就是为任何这一类会议作准备的问题。在联合国这个地方，我无须强调我们对为重大会议做好适当的准备给予多大的重视。代表们都知道，为海洋法、环境保护之类的议题做准备工作，需要好多个月的时间，在确定应有的目标、使议题能获进展的各种因素、最能达成有效解决的议题以及最能获致具体而有价值的成果的理想与实际的结合方面，还必须密切注意细节和运用惯用的外交技巧。

53. 许多年来，裁军委员会会议在有关裁军的上述这些技巧上取得了重大的经验。为任何世界性会议作进一步的准备，也就是说，对所有有关细节作出必要的初步考虑，无疑必须小心而又周到。参酌裁军委员会的经验和技巧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多年来联合国选定的专事裁军细节谈判的机构。这样的会议不应该匆忙进行，以致因准备不周而浪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准备工作做得很差的会议可能由于会议的失败而使裁军遭受挫折。同时，裁军决不会因为不开会而告失败，也不会由于受到忽视而遭受损失，关于这些我在一开始列举裁军的成就和展望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使裁军无法取得更大进展的原因，主要不在于我们建立的机构不恰当，或是个别国家缺乏政治诚意和决心，而在于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现实情况和本大会各国代表团不幸地都很熟悉的国际紧张局势。

54. 但是，在开会的时间安排上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刚刚在这个大会里采取了让四分之一人类的政府的代表入会的措施。我们不应该在还没有能够让那些代表全部参与重要的协商过程和适当而合理地考虑他们的观点以前就要求大会匆匆忙忙地把裁军会议列为他们入会后的第一件事，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某时某刻进行开会。

55. 我认为，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仔细审议这个问题的必要性。我很高兴地看到，苏联决议草案〔A/L.631 和 Add. 1〕的措词虽然并不是全部可以接受的，但它至少建议应使各国有时间就会议的工作、组织以及时间上的安排进行协商。如果各国同意这个提案，那末协商工作应该充分吸取裁军委员会的经验，但不必一定以目前参加那个机构的商谈的国家为限。

56. 第二十七届大会应该根据今后一段期间内进行的这种讨论和交换意见以及根据情况的发展对整个问题进行审查。我认为，现在就决定要开这样一个会，为时太早。先把自己的手绑起来而不考虑我上面提到的各种因素，就预先规定召开这样一个会议的日期、议程、型式或成员，是不对的。这一任务应该作为我所建议的那种意见交换的内容，而且应该以具体地有意义地推进真正裁军的需要作为判断的唯一标准。同时，应催促裁军委员会会议和其他正在制订裁军措施的议事机构赶紧商定国际社会能够而且应该签署的国际文件。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出裁军的新措施，而不是要创设可以讨论我们的目标的新机构。在联合国范围内的世界裁军会议是能够实现这些目标的，但必须符合客观情况，做好必要的准备，才不致匆促决定，草草开场。

57. **田中先生**(日本): 我要简单地说明我国代表团对“世界裁军会议”这个议程项目的基本看法。

58. 裁军特别是核裁军的进展是一个急迫的问题，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怎样才能适当地达到这个目标。如果苏联政府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真的有助于具体裁军措施的实现，并能得到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赞成，我国代表团准备在原则上加以支持。但我认为有必要强调以下几点。

59. 第一、我必须指出的是，这么一个会议如果

不能得到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参加，将失去它的意义。根据苏联的提案，这样的会议要在联合国范围之外召开。可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加入了联合国，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在联合国里边，在联合国以外的国家寥寥无几。而且联合国可以在本组织普遍同意下争取让非会员国参加会议。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拟议中的会议较为合理而自然。

60. 其次，我要提到世界裁军会议和现有裁军谈判议事机构间的关系。用不着说，我们目前裁军谈判的议事机构有联合国大会和裁军委员会会议，后者是谈判具体裁军措施的机构，摆在它面前的有亟待解决的问题，全面禁止核试验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现有裁军议事机构中的裁军谈判，决不能因为受到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政治及心理上的影响而放慢速度。

61. 为了使世界裁军会议能够取得成功，我认为必须精心进行细致的准备。因此，我们应该用灵活的态度来对待这样一个会议，才能使世界各国在召开会议的时间上有一个一致的看法。

62. 还有一点使我担心，因为这样的会议常常会违背大多数与会国家的愿望而成为争辩和政治宣传的场所。我诚挚地希望，它应该有助于开创友谊的气氛以加速裁军的进展。

63. 苏联的提案是要另创一个裁军的议事机构。但是，我认为真正需要的是为裁军的进展采取行动。这主要是拥有核武器各国的责任。达成核裁军的主要障碍在过去多年的裁军讨论中已经弄清楚了。我国代表团诚挚地希望，不管这样的会议在什么时候召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将为促成裁军而积极努力。

64. **班纳吉先生**(印度): 我代表印度代表团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我们在联大的工作，特别是裁军问题的讨论。

65. 裁军问题是当前核子时代人类面临的最主要、最迫切的问题。不断高涨的军备竞赛成了人类生存的最大问题；它引起国际紧张，威胁世界和平，把宝贵的资源从急切需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转用于非生产性和破坏性的目的。

66. 但是,以前人类从来没有看到过裁军。由于国家间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与怀疑,要促成裁军也就很难。除了各国政府可能作出的努力外,还急切需要发动世界舆论来促进裁军。

67. 目前特别有关的问题是为了取得最好的效果今后讨论裁军应采取什么组织方式。我们长期讨论裁军的经验表明,裁军讨论必须在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审议方面,一个是谈判方面。

68. 需要有审议的方面是为了使世界各国都有机会参加裁军的讨论并对各种裁军问题表示他们的意见。而且,国际社会可能提供在裁军领域内具体谈判各种裁军措施的准则。要经过裁军达到世界安全,就需要所有国家普遍参加审议。

69. 谈判的方面也是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认真而具体的谈判能以实事求是的方式进行,以期就条约和其他在国际上有约束力的文件的缔结问题达成协议。各种裁军问题和达成裁军所必须采取的各种步骤非常复杂,需要做大量的、细致的工作。在大型集会中进行谈判是不可能的。详细而认真的谈判只能在小的机构中进行;最好不要太张扬并避开宣传的压力。

70. 近年来,裁军的讨论有了一些成果。在相当程度上,这是由于裁军的讨论都是分成审议和谈判两方面进行的缘故。

71. 大会每年都讨论裁军问题,裁军委员会也开了几次会。在这两个会上进行的审议产生了一个方向和目的感,而且建立了具体谈判的准则。但是,实际的谈判一直是在裁军委员会会议这个小机构中进行的。由于裁军委员会会议从大会中取得了工作的准则,而大会又复查了裁军委员会会议的工作并规划出未来的工作方针,审议机构和谈判机构间便保持了联系。

72. 现在有人建议召开世界裁军会议来加速裁军的讨论。印度和所有不结盟国家一起于一九六一年在贝尔格莱德、一九六四年在开罗、一九七〇年在卢萨卡分别举行的不结盟国家的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上支持了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意见。就在最近在纽约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部长级协商会议也做了同样的建议。一九六五年联合国大会第2030(XX)号决议支持了不结盟国家的提案。虽然各种非正式的讨论常常——尤

其是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举行,可是这样的会议一直没有开成。

73. 印度代表团赞成作进一步的努力来达成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协议。因此,印度代表完全支持苏联在文件A/L.631和Add.1中提出的决议草案。所有国家——不论是否系联合国会员国——都普遍地参加会议,以及作好细致的准备,这是世界裁军会议能够取得成功的两个主要条件,特别是在要使这样一个会议的结果能够为实际裁军采取有意义的措施而进行的谈判提供真正的动力和准则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74. 与自己对裁军讨论的组织问题所抱的基本态度相一致,印度代表团仍然坚决认为,在全力推动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同时,不能有任何阻挠现有裁军谈判机构如裁军委员会会议的情况发生。事实上,应该全力争取法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它的工作并通过工作方式的改进来加强这个谈判机构。裁军委员会会议虽然进度缓慢,却正在做着有用的工作;它的工作需要最大程度的合作和协助。

75. 印度代表团支持苏联代表团递交大会的决议草案。我们希望七十年代是裁军、继续进步和稳定的和平的年代。

76. 比齐奥斯先生(希腊):我国代表团仔细研究了包含着苏联政府提出的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的文件[A/8491],我们同意苏联政府如下的看法:“在引起世界各国人民关切而且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之中,裁军问题是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77. 希腊代表团抱着这样的信念,积极地参加了联合国有关裁军措施的行动。希腊政府签署了各种在联合国主持下拟订的条约,特别是禁止在大气层和 underwater 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禁止在海床洋底放置核武器条约。

78. 这就是我们研究苏联倡议时的心境。

79. 我国代表团甚至在要求发言以前就已很仔细地倾听了这一次的辩论。我们也希望在决定怎样投票之前能进一步地得到启发。可是,我们要立即提到一点:尽管在结束军备竞赛这个总的愿望上意见是一致的,但在召开世界会议的时机是否合适这一点上观点是分歧的。



80. 这是否意味着进行世界规模的新努力的时机尚未成熟呢？有些人认为：在最近的将来召开一次世界性会议可能妨碍设在日内瓦的裁军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走的步子虽然比较慢，但却做了有用的工作。另一些人则认为，只要核大国——我指的是所有核国家——还没有宣布他们准备以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态度参加关于减少甚至销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谈判，这样的会议就不可能如苏联外长所声明的那样成功地处理禁止和消灭核武器的问题。

81. 而且，某些代表团正确地评论过，任何有关裁军的进一步倡议应该在联合国范围内提出，世界裁军会议如果召开，应该由联合国主持。

82. 我国首席代表巴拉马斯先生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谈到召开裁军会议问题时说：

“我们一如既往，仍然准备参加。但是，我们认为裁军的过程基本上政治性的。我们必须通过谈判来消除分歧，放弃主宰他国的梦想，通过容忍并形成一种使大家在心理上和情绪上都可以接受裁军的气氛以避免对抗和实现缓和。不这么做，裁军就会停留在虚幻和争论的领域。没有一个国家会在不信任的气氛中裁减军备。”〔第一九五九次会议，第 43 段。〕

也许在这几句话中，我们会发现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世界裁军会议的构想没有能激起唯一能保证会议取得成功的一致支持的浪潮。

83. 但是，我要再说一次，我们仍然希望正在进行的辩论将使参与国的意见更清楚地发表出来，并把大家的一致愿望——成功地实现军备裁减和逐步达成全面彻底裁军——向建设性的方向引导。

84.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我们中间出现并参加我们的工作，无疑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它增加了我们在裁军方面取得比以往更大成就的机会。

85. 无论如何，我们都支持那些强调务必为世界裁军会议做好认真准备工作的代表团。我们最好能采用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代表的建议〔第一九八五次会议〕：如果大会决定建议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大会可以要求秘书长征求各参与国的意见，特别是安全理事会

常任理事国的意见，并在第二十七届大会上提出他的报告，供我们审议。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客观地判断是否已经到了采取行动的时候。

86. 我国代表团也希望，文件 A/L.631 及 Add.1 中的决议草案的作者能再参酌当前辩论中发表的意见，以便最终由大会通过的决议能够反映所有会员国的一致意见和期望。

87. 迪亚斯·卡萨努埃瓦先生（智利）：智利代表团欢迎并坚决支持苏联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

88. 根据鼓舞着我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并与我国政府正在执行的、以实现社会与经济改革及和其他国家友好合作为目的的计划相一致，智利一向为实现全面裁军而采取的行动作出贡献，现在尤其如此。我们拥有的军队只是为了维护我国的主权，而且他们正积极地参与我国的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发展。

89. 我们注意到，在我们这个一向互相依赖的世界里，我们的命运和大小国家的命运都是息息相关的。任何国际事件都会在我们自己的国内生活中发生影响。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影响他国人民的每一件事情，都严重地影响到我们。因此，我们必须声明我们有权利同时也有义务参与任何旨在摆脱战争的幽灵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工作。

90. 为了避免一场热核浩劫，为了摧毁灭绝人类的工具，为了停止军备竞赛，为了结束世界霸权政策、战略均势政策以及一切建筑在依靠核恐怖、核侵略及核压力来进行劝说的基础之上的和平政策，我们必须群策群力地提出裁军问题的解决方法。我们必须参与集体决策，把目前浪费在改进及积聚常规及核武器上的资源改用于和平与发展。我们不希望在思想上陷入悲观或认为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也不希望显得过于直率或过于沉湎于幻想之中；我们只想表达我们的信心：全世界人民，包括发达国家及较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将迫使某些资本主义性质的军事工业垄断集团的利益听从他们的意志，从而使人类能取得必要的智慧，能够发动争取一种不是武装的和平，而是真正的、具有创造性的和平的伟大行动。

91. 因此，我们要确实做到：世界裁军会议应该

是广大而全球性的，它应该讨论裁军的条件和范围大小之类的所有有关裁军的问题。应该邀请所有国家——不分大小，不论是否系联合国会员国——参加这个会议，因为和平不是一个或几个大国的垄断品，和平也不能由那些大国根据他们自己的看法强令别人接受。当然我说这些并不是看轻核大国和军事大国应负有主要责任这一事实。比如说，这个会议的基本条件之一应该是法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积极参加。很幸运，就在我们讨论有关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了联合国。

92. 我们认为，应该事先小心考虑到三点才能保证会议的成功。这个会议不应该用来取代其他机构，如裁军委员会会议，或苏美双边对话，或现有世界性和区域性的有关裁军特殊方面的条约。拟议中的会议不应该只是又一项并行的工作，而应该是一个更有远见的普遍行动，它将以最大的普遍性、在最高的级别上以及以最大的权威性和在最大的范围内提供伟大崭新的前景。

93. 第二点要考虑的是，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来恢复世界人民的信心，并向他们证明我们是怀着诚挚的心情来开这个会议的。

94. 我要强调：结束越南、老挝及柬埔寨的战事；外国军队应从占领的领土撤出；解散军事集团并废除军事基地；缓和紧张局势；停止不论是军事上或经济上的威胁和侵略；停止只能促使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延续下去的对于南非和罗得西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进一步执行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第2734(XXV)号决议〕。除此之外，我们认为，必须小心地准备这个会议并应促使全世界对它关心。

95. 世界裁军会议应向失去信心的人类提供新的动力和新的希望。许多人认为全面彻底裁军听起来象乌托邦，有如远离现实的天堂美梦。在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时代，人们美化战争。而今部分人类谴责战争，另一部分则抱着宿命论和冷漠的态度。事实上，人类发现自己正面临一个可怖的恶性循环：不安全感引起军备竞赛，而军备竞赛又促成了不安全感。巨大的资源就这样被浪费掉了；科技上的发明被用于改良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手段；在全人类心怀

恐怖或身处饥馑贫困的时候，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正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战争工业。战争工业的资本家财团组成了能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的集团，这些集团进行宣传，证明军备竞赛、维护紧张和侵略的政策，以及维护抵制把工业战争机器改造成为为国内和国际和平服务的工具的计划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必须用不可抗拒的逻辑性来探索裁军问题的根源；它是复杂而具多面性的，必须从各方面全盘地加以处理。

96. 我国代表团认为，象苏联提议的这种国际议事机构，应该在详细地审议了裁军问题的每一个方面之后，拟出不靠会议中多数表决，而能为各国一致接受的紧急实际措施，使裁军问题迈入漫长曲折路途的第一阶段。这个会议也应该是往后一系列重要国际谈判的起点。许多特殊的困难不可能在倡议得到反响的热潮中解决，而只能在此后耐心沉着的会谈中得到解决。我们深信：世界裁军会议有助于使第三世界和不结盟国家起重要作用的新型国际关系的产生。因此，我们一定要用最妥善的方式表明必须以和平共处作为裁军的先决条件与目标，而以裁军作为一种基本条件 and 一种最可能摆脱大部分人类生活在其中的贫困、征服和不公正的前景。

97. 胡韦达先生(伊朗)：我国代表团要和发过言的其他代表团一起为苏联代表团所提出并已列入议程的宝贵倡议〔A/8491〕而祝贺。事实上，苏联这个提案的重要性早已十分明显。我要提醒大会，我国外交大臣在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第一九四〇次会议〕和我国首席代表阿什拉芙·巴列维公主昨天在第一委员会提到苏联的提案时都表达了我们对它的重视。

98. 我国代表团对裁军问题的立场已够清楚，容我在此不再重述。何况第一委员会关于裁军的辩论正在进行，在这里我们不宜再作讨论。我只想提醒大家，军备竞赛的加强是当代使人惊恐的特征之一。我也要指出，到目前为止尽管裁军的努力具有其重要性和价值，但收效仍然远远不够。

99.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深具同感地欢迎能够实现全面的、有监督的裁军的任何措施，是理所当然的。

100. 我们认为，世界裁军会议的召开是走向那个方向的一个具体步骤。而且在积聚着大量毁灭性武器的年代里，这样的会议能够使世界舆论觉醒并为促成制订实际解决方法开创有利的气氛。行动的缺乏和进度的迟缓带来了不祥而悲凉的气氛，终于会引起祸害。秘书长本人在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年度报告的导言里正确地强调说：

“多年以来，各国和人民已养成一种最不幸的倾向：就是警觉消失，以致接受不断增加的武器储备与急剧上升的军事预算，认为这是现代生活中可以忍受，或无法改变的特质。”〔A/8401/Add.1, 第 46 段。〕

101. 世界裁军会议可能消除这种对命运的屈服。而且它可能缓和局势，增进国际安全。我国代表团历来强调，不解决安全问题——安全问题本身又受到从暴力行动到阴谋颠覆行动的危害——裁军问题便无法解决。

102. 基于上述理由，我国代表团认为，召开裁军会议是有用的，但基于同样的理由，如果这样一个会议不能产生实质上的结果——即令只是行动的开端，那就很不幸了。如果这种会议以失败收场，则人们对联合国原已不足的信心将受到致命的打击。

103. 因此，我们和许多其他国家的代表团都认为有必要做好很仔细的准备。关于这一点，我们对于前几天由埃及代表提出的、后来又由其他国家代表——特别是瑞典代表〔第一九八九次会议〕以及今天下午的奥地利代表——提起的思想，感到很有意思。

104. 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掉会议应该讨论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各种类型的军备情况。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一样，我国代表团认为所有核国家应该积极参加会议，使世界免于遭受核军备竞赛升级的危险。但显然国家不分大小都必须进行合作，以达成人人渴望的全面的、有监督的裁军，进而结束一切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的竞赛。

105. 此外，我们认为裁军工作不宜分散。不管怎么样，妨碍已在进行中的工作是非常危险的，尽管它产生的结果很微小。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任何裁军会议都应在联合国范围内设想而且应由联合国主持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席，使联合国真正向我们一向都希望实现的普遍性方面发展了。

106. 以上这些是我国代表团在现阶段的意见。我知道我们这些意见和辩论进程中别人提过的许多意见是大体一致的，但仍希望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下午四时五十分散会。